

荀子卷第十八

荀子 九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王先謙集解

大略篇第二十七

此篇蓋弟子稷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一而足。盧文弨曰此卷舊不分段今案其意義之不相聯屬者間一格以識別之

大略舉為標首所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

多詐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

此明都邑居土中之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禮也言其禮制如此天子外屏諸侯內

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屏猶蔽也屏謂之

浮思也何休注公羊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

內闕一觀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倬謂不欲見內外不察泉中魚之義也。郝懿行曰釋宮但云屏謂之樹不言內外郭璞注謂小牆當門中此說是也蓋屏之制如今之

照壁釋名云屏自障屏也蒼頡篇云屏牆也爾雅舍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為樹然則屏取屏蔽之義但令門必有屏天子諸侯似不必瑣瑣分別外內也荀書每援禮文此云外屏內屏而云禮也必是禮家舊說何休公羊注亦稱之淮南主術篇云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注謂屏樹垣也引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據高所引非即爾雅本文蓋已不主外屏之說矣近浙人金鶚氏著論深是高說以為天子外屏四星在端門內此天子內屏之引其說未可信也太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此天子內屏之象也又云凡門皆有屏惟皋門無之應門內有屏故寧在門屏之間門即應門也其言甚詳見所著求古錄今採其說存之

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

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輦謂人輓車言不

就馬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車之篇毛

云出車就馬於牧地鄭云有人自天子所謂我天子山冕諸

侯玄冠大夫裨冕士章弁禮也山冕謂畫山於衣而服冕即玄

其山則謂之山冕鄭注周禮司服云古冕服十二章衣五章初

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裳

四章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繡鄭注觀

禮云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

之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綈卿大夫玄

鄭云大夫裨冕蓋亦言裨冕止於大夫士已下不得服也章弁

謂以爵章為韞而載弁也王藻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

笏禮也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御者言臣

笏而方也茶古舒字玉之上圓下方者也鄭康成云珽天子

挺然無所屈也茶讀如舒進之舒舒儒者所畏在前也天子

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彫謂彫畫為文飾彤弓朱

侯相見卿為介相見謂於郊地為會介副也聘義卿為上擯大

卿為上介也以其教出舉行教謂戒令畢行謂羣臣盡從

士謂常所教習之士也大戴禮虞戴德篇云諸侯相見卿為介

以其教士畢行文與此同也下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士營

為出言必聽律習容而後出也韓書士出二字相似傳寫往

謁玉聲乃出玉聲乃出玉聲乃出玉聲乃出玉聲乃出玉聲乃出

聘人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
聘人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
聘人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

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
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
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

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
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
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

然也人主根本所施設在仁其役用則在智盡善則在聘禮
然也人主根本所施設在仁其役用則在智盡善則在聘禮
然也人主根本所施設在仁其役用則在智盡善則在聘禮

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言玉帛
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言玉帛
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言玉帛

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詩小雅魚麗之篇
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詩小雅魚麗之篇
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詩小雅魚麗之篇

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
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
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

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表標志也此明為國當以禮示人也
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表標志也此明為國當以禮示人也
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表標志也此明為國當以禮示人也

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此舜曰維予從欲而
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此舜曰維予從欲而
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此舜曰維予從欲而

治虞書舜美皋陶之辭言皋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
治虞書舜美皋陶之辭言皋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
治虞書舜美皋陶之辭言皋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

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亦在大禹謨二之字作惟矣此引
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亦在大禹謨二之字作惟矣此引
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亦在大禹謨二之字作惟矣此引

舜曰彼接道經皆不傳書僉獲曰此即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釋此文從欲之義故下文曰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楊氏誤據古文尚書為說乃曰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皋陶也故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然而失之矣

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為中人設然聖堯學於君疇舜

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

昭其名也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

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從天下之不足失也西王

國未詳所說或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新序

子夏對哀公曰黃帝學於太真項學於錄圖帝嚳學於赤松

子堯學於尹壽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

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此明聖人亦資於教也。盧

表同尹壽元刻作君壽宋沐新序同吳秘注法言引新序作君

疇成子伯新序作威子思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不成喪不

節時子思作鉞時子思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不成喪不

在身也。郭嵩燾曰五十不成喪即禮記曰七十唯衰存不成喪

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

宗事鄭云相助也宗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率鄭云勛

勉也若汝也勉率婦道以敬其為先妣之嗣也子曰諾唯恐不

汝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大姒嗣徽音子曰諾唯恐不

能敢忘命矣嗣先妣不敢忘父命也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

所以稱行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

者惠焉惠亦賜也言行禮如此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

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宮室妻子也此明能治

壽曰宮室與國家對文臣妾與萬民對文宮室者君子之於

門欄之內庭戶之間盡一家之人言之湯注誤君子之於

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慰悅之不欲施

小惠也故易家人曰有嚴君焉勿彊不欲使其愧也此語出曾

子。郝懿行曰此出曾子立事篇荀稱之也勿面謂不形見於

面勿貌謂不倭以辭色勿彊謂匪怒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

伊敬使自得之注謂不欲使其愧非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

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

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

也各本作背禮者也禮之大凡事生飾驪也送死飾哀也

軍旅飾威也不可太質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庸功

庸勞勞謂稱其功勞以報有功勞者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

義之倫也倫理也此五者非仁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行仁義

則是禮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非仁不親非義

無禮以節仁有里義有門里與門皆謂禮也里所仁非其里而

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虛讀為居聲之誤也仁

有仁義而無禮也虛文昭曰非義也亦當為非禮也郝懿行

曰虛讀為墟墟里人所居因借為居字非居聲之誤也王念孫

曰虛當為處字之誤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是其證又張說

禮也盧云非義也亦當為非禮也楊廬之說皆非也非禮也當

作非仁也謂非義也義字不誤此文云仁非其里而處之非

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然

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前後正相呼應以是明之推恩

而不理不成仁謂若有父子之恩而無嚴敬之義遂理而不

敢不成義雖得其理而不敢行則不成義審節而不知不成

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也知或為和。王念孫曰作和

禮者是也禮以和為貴故審節而不知則不成禮下文和而不

發正承此和字言之今本和作知字之誤耳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也

字失和而不發不成樂雖和順積中而英華不發於下加其意二

禮樂其致一也言四者雖殊同歸於一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

仁而能斷行義以禮然後義也禮能斷而不違制禮反本成末然後

禮也以仁義為本終成於禮節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通明

然後貨財曰賄與馬曰賄衣服曰褻玩好曰贈玉貝曰含此

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明器琴瑟笙等之屬何休曰此皆春

是助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贈賻知死則禭賻賻賻所以佐生也贈

禭。盧文弨曰今公羊注作知死者贈禭禭賻所以佐生也贈

禭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葬時故

吉行五十犇喪百里贈賻及事禮之大也既說弔賻及事因明

記奔喪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禮者政之輓也車然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

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

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上卿於周若冢宰也皆謂書於策讀

所繫其憂甚遠長問何以治之能為天下除患則百福中卿進

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

為捷速也中卿若宗伯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

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

不可禦授天子二策禦禁二策也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

弔者在閭下卿若司寇也慶者雖在堂弔禍與福鄰莫知其門

言同一門出入也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豫哉言可

賈誼曰憂喜聚門策第三策先謙案琴禹見耕耨耨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

書治要作務哉務哉禹見耕耨耨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

下而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殺大蚤朝大晚非禮

也殺謂田獵禽獸也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殺諸侯殺則下小

殺大夫殺則止佐車蚤謂下先上也又曰朝辨色始入殺太

蚤為陵犯也朝太晚為懈弛也或曰禮記曰獵祭魚然後虞人

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為蚤也又曰田不以禮是暴

天物也王念孫曰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平衡曰拜下衡

或說是也前說非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

至手也不至地故曰平衡稽首亦頭至手而手大夫之臣拜不

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辟讀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

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卿

也鄭注禮記曰此皆鄉飲酒時齒

謂以年次坐若立也禮記曰三命不齒族人雖七十

者不敢先言不唯不與少者齒老者亦不敢先也 上大夫中

大夫下大夫 此覆一命再命三命也一命雖公侯 吉事尚尊

喪事尚親 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為 君臣不得不尊

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老者

以養 不得謂不得聖人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 汪中曰君臣

錯簡常在後國家無禮不甯之 聘問也享獻也私覲私見也

下此因上尚尊尚親之文而誤 聘問也享獻也私覲私見也

使大夫出以圭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加璧享所以有

獻也享畢賓奉束帛錦以請覲所以私見也聘享以賓禮見私覲

以臣禮見故曰私見鄭注儀禮云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 爾雅

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意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 爾雅

穆敬也皇皇正也郭璞云皇皇自脩正貌穆穆容儀謹敬也皆

由言語之美所以威儀脩飾或曰穆穆美也皇皇有光儀也詩

曰皇皇 朝廷之美濟濟鎗鎗 鎗鎗與鎗同濟濟多士 為人臣下

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 謗上曰訕亡去也疾

者華 朝廷之美濟濟鎗鎗 貌鎗鎗有行列貌 為人臣下

公弟叔肝衛侯之弟 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

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 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

家為誰也 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梁肉有酒醴

則辭 鄭云 葬之前不可以食 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

謂制度精麗設宴也 王念孫曰設當為讌字之誤也故楊注

云讌宴也於廟設宴也 寢對廟而言讌衣對祭服而言王制燕

衣不踰祭服寢 易之咸見夫婦 男兒為少女故曰見夫婦夫

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 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

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 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女文柔

子然後有君臣故以夫婦為本 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女文柔

上而剛下 陽唱陰和然 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 聘士謂

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

靈和樂之聲此言珣佩之心步中武象趨中韶護佩玉之聲緩

則中韶護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薺

行以肆夏是其類也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

也。顧千里曰案疑或說是也。正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君子

論篇禮論篇樂皆作鸞可以為證。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在位

者之通稱禮記曰既服習容觀玉聲聽律謂聽珣佩聲使中音律

也言威儀如此乃可為士士者修立之名也。先謙案士當為

出說。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此蓋誤耳當為冰泮逆

見上。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女霜降殺內故詩曰士

如歸妻迨冰未泮殺滅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

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

欲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霜降霜降與呂氏所傳聞異也。鄭云

歸妻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月中以前二月可以成婚矣。故云冰

泮逆女殺所介反。盧文弨曰詩陳風東門之楊毛傳云言男

女失時不待秋冬正義引荀卿語並云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

秋冬為婚期家語所說亦同。苑有苦蕒所云迨冰未泮周官媒

氏仲春會男女皆是。要其終言不過是耳。楊注非十日一御君

子之謹游於房也。不必連冰泮言。郝懿行曰東門之楊傳男女

失時不連秋冬正義引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

月也。冰泮二月也。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為婚

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為秋

家語云羣生閉藏為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

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

又引董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觀天道。觀秋冬而

陰氣來。鸞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

陰俱近而陽遠也。孔疏發明毛義與荀卿之說合。楊注偶未省

照乃云此誤而改其文謬矣。十日一御節於內也。今禮言五日

御此言十者或古文五如側十之形因轉寫致誤。厥後文王

引之曰此文本作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霜降始逆女至冰泮

而殺止也。召南標有梅及陳風東門之楊正義兩引此文皆作冰

泮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

泮而殺止又春官媒氏疏載王肅論引此文及韓詩傳亦皆作冰

始脫止字而楊遂以殺內二字連讀誤矣。冰泮殺止指嫁娶

而言內字下屬為句內十日一御別是一事非承冰泮而言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儀禮士相見云子視父則游日

則視足坐則視膝鄭云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三丈

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三丈

六尺蓋臣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遠視不過三

丈六尺曲禮曰立視五鵠彼在車上故與此不同也。王

引之曰大之當為六之言以六尺而六之則
為三丈六尺也楊以廣釋大則所見本已誤 文貌情用相為

丙外表裏不可偏用也。王念孫曰文貌在外情用在內故曰

相為內外表裏禮論篇曰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

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

之中流也彼言文理猶此言文貌楊彼注云文理謂威儀情用

謂忠誠是也此注失之先謙案王謂文貌猶文理是也禮論篇

文理史記並引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 禮者本末相順

終始相應 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

論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君身謂死衛社稷人謂舉賢也 易曰復自道何其咎 易小畜卦初九之辭復

返而從道也 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 公羊傳曰秦伯使遂來

其咎過也 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以為能變也謂前不

用蹇叔百里之言敗於殽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

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

味隱良者謂之妒掩蔽公道 奉妒昧者謂之交譎交通於譎詐

惡也。俞樾曰交讀為狡禮記樂記篇血氣狡憤釋文曰狡本

作交是交狡古通用後與譎同義下文曰交譎之人妒昧之臣

是交譎與妒昧皆兩字平列楊 交譎之人妒昧之臣國之歲孽

注曰交通於譎詐之人失之矣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

也歲與穢同孽妖孽言 終為國之災害也

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 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

而用也 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實愛其器任其

用除其妖 不富無以養民情衣食足 不教無以理民性惡故

須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宅居

百畝一夫田也務謂勸勉之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

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

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道謂教道之也十或為七也
○王念孫曰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
客則作七教者是也凡經傳中七十二字互誤者多矣楊前注
以禮運之十義
為十教失之
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

干之墓天下鄉善矣
安國曰商容殷之賢人紂所敗退也
表築旌之言武王好善天下鄉之孔

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
天下之國皆有俊士每世皆有賢人
迷者不問路溺者不

問遂亡人好獨
以喻雖有賢俊不能用也所以迷由於不問路
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洪頤煊曰遂當作墜晏子春秋內

篇雜上作溺者不問墜郝懿行曰墜當作墜墜古今字先謙
案詩載馳驅篇大夫跋涉釋文引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

淮南脩務訓高注不從蹊遂曰跋涉二遂字與此義同晏子作
墜乃誤文洪

據以為說非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
博問也詩大雅板之篇毛云芻蕘薪者也鄭云服有法者以

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皆類於法而舉之也○郝懿行曰類猶比
也古謂之決事比今之所謂例也下云慶

賞刑罰通類亦然楊注未明晰虛分段並非二句又見王制篇
俞樾曰古所謂類即今所謂例史記屈原賈生傳吾將以為類

正義曰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
類例也

其事雖異其守則一謂若為
慶賞刑罰通類而後應類明於
善不同同歸於理之類也

百姓應之謂賞必賞功
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順人心然
罰必罰罪不失其類

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事
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事

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
不當為來

來或君之與新有昏替不事
古者有喪昏皆不事所以重
人入采地

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
子孔子謂言也子家駒魯公子
其字也續言補續君之過不能與功用故不如晏子也○盧文

昭曰續然大夫四字未詳郝懿行曰續古作賡賡之為言庚也
庚然剛強不屈之

貌言不阿諛也
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
子產雖有功用不如

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
雖有恩惠不如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
管仲之才略也

義力知不力仁

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不用仁義也

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

夫言四子皆類郊野之人未浸漬於仁義故不可為王者佐

言恐非是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

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公行子之之

燕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

如曾元曰志卑言不求遠大也志卑者輕物事物輕物者不求助

以自輔苟不求助何能舉既無輔助必不勝任矣氏羌之虜也謂見不憂

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壘讀為累氏羌之俗死則焚其屍今

秋曰憂其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為之幾為知計哉靡披靡

與氏羌之虜何異幾辭也或曰幾讀為豈陳奧曰案靡累也

言所利在秋豪而其害累及國家也詩周頌傳曰靡累也是其

義王念孫曰靡者滅也言利不過秋豪而害乃至於滅國家也

方言靡滅也郭璞曰或作摩滅字音靡漢書賈山傳萬鈞之所

通用騶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曰益明也

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眸請以眸子審視之也言心於思

求箴也俞樾曰楊說未安以眸子審視豈可但謂之眸子之

當讀為睇說文目部睇目視也從目冒聲與牟聲相近釋名

釋首飾曰牟冒也眸之與睇猶牟之與冒矣說文又有瞽篆曰

低目謹視也從目致聲亦與牟聲相近荀子成相篇身讓十隨

舉牟光即莊子大宗師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

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亦勝雖桀紂

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

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

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皆謂言

士不通貨財士賤雖得言之亦不得買遷如商賈也有國之君不息牛羊息繁錯

質之臣不怠雞豚

錯置也質讀為贊孟子曰出疆必載質蓋古

士大夫奠贄於君再拜稽首禮記曰畜乘馬者不察於雞豚或曰置質猶言委質也言凡委質為人臣則不得與下爭利

鄉不脩幣大夫不為場園

之也治稼穡曰場樹菜蔬曰園謂若

公儀子不奪園夫工女之利也○王念孫曰場園當為場園字

之誤也韓詩外傳作不為場園玩楊注亦是園字論語子路篇

馬注及射義鄭注並云樹菜蔬曰園即楊注所本俞樾曰上云

士不通財貨楊注不得買還如商賈也此云冢鄉不脩幣注謂

不脩財幣販息之也然則與士之不通貨財何以異乎據韓詩

外傳作冢鄉不脩幣施疑此文奪施字幣乃敝字之誤施當為

地古同聲段借字也地即今籬字一切經音義十四云籬地同

力支反引通俗文云柴垣曰地木垣曰柵說文木部地落也冢

鄉不脩敝地謂籬落敝壞不脩葺之也與下文從士以上皆羞

大夫不為場園正同一意皆不與民爭利之義

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

○王念孫要財作則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句然故猶是故也堯

問篇然故士至同說見釋詞然字下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然後

民不困財上方注云後作故則作財

是校者以作則者為非當從今本

貧窶者有所竄其手

也謂

容集其手而力作也○先謙案有所竄其手猶言有所措手

也楊注失之泥羣書治要作有所竄其中矣疑以意改之

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

並解在仲

公終王業猶不得無誅伐至成康然後刑措

也重引此者明不與民爭利則刑罰省也

多積財而羞無

有羞重民任而誅不能

先謙案重民任謂虐使之

此邪行之

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

上好羞則民閭飾矣

好羞貧而事

自脩飾也○王念孫曰楊說迂曲而不可通羞當為義羞字上

半與義同又涉上文兩羞字而誤也上好義則民閭飾者言上

好義則民雖處隱閭之中亦自脩飾不敢放於利而行也詔既

頤所屬民雖處隱閭之中亦自脩飾不敢放於利而行也詔既

上好富對文故下文又云欲富乎與義分背矣上好義則民閭

飾上好富則民死利即上文所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

利克義也○王念孫曰

上好富則民死利即上文所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

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

命而求也分背如人分背而行

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

上兩句而言則亂上當有治字

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

上兩句而言則亂上當有治字

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

上兩句而言則亂上當有治字

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 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先謙

適也謂不調適 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疾苦 宮室榮與婦

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榮盛謁請也婦謁 苞苴行與讒夫

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貨賄必以物苞裹故總謂之苞苴興

以葦或 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

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差

制等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人謂賢良 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

詔而萬物成。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謂若 農精於田而不可

以為田師工賈亦然 以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

亂不待戰而後知克。無人禦敵 齊人欲伐魯忌卜莊子不敢

過卜。卜魯邑莊子卜 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蒲衛邑子

元凱云蒲邑在 不知而問堯舜。好問則無不知 無有而求天

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俞樾曰案楊讀不知而問無

無有而求之天府語意本連屬下文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六貳

之博則天府已乃自解堯舜天府之義也使謂不知而問即

堯舜無有而求即非何謂堯舜先王之道是也問者問此而已非

必真起堯舜而問之也何謂堯舜先王之道是也問者問此而已非

也求者求此而已非必真入天府而求之也。曰先王之道則

堯舜已。問先王之道 六貳之博則天府已。求財於六貳之博得

府天之府藏言六貳之博可以得貨財先王之道可以為堯舜

故以喻焉六貳之博即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梲

文昭曰貳當作藝聲之誤也即六經也。盧 君子之學如蜩蟬

然遷之。如蟬蛻也 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

效。效放也置措也言造 無留善。有善即行 無宿問。當時即問

效次皆學而不捨也 無留善。無留滯 無宿問。不俟經宿

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非知之難行之惟難故 君子

善行之者是究其難 君子

立志如窮似不能變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至尊至貴對之

也。先謙案君子不以窮達易心故立志君子隘窮而不失

常如窮時雖君相問必以正對楊說非

不失道而隘窮勞倦而不苟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召曰隘窮即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心而相信則不在盟誓也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

其心同也皆言與理冥會者至於無言曾子曰孝子言為可

聞行為可見發言使人可聞不詐妄也立行言為可聞所以說

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

附遠孝子之道也說皆讀為悅近親遠附曾子行晏子從於

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

君子贈吾子以言假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

歟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隙枯三月五月為幬菜敝而不

反其常此皆言車之材也示讀為實隙枯槁木之器也言實

穀與輻也言矯揉直木為牙至於穀輻皆敝而規曲不反其初

所謂三材不失職也周禮考工記曰望其穀欲其服也進而砥

詘又曰察其舊蚤不蠹則輪雖敝不匡鄭云舊謂輻入轂中者

蚤讀為爪謂輻入牙中者也匡刺也晏子春秋曰今夫車

之隙枯不可不謹也慎之為移其性蘭茝橐本漸於蜜醴一佩

易之雖皆香草然以浸於甘醴一玉佩方可易買之言所漸者

與晏子春秋不同也虛文弔曰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

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虛醴而賈匹馬矣說苑

家語略同糜醴作鹿醴案漸於蜜醴與漸於酒漸之漸

中皆謂其不可久故一佩即易之各書俱一意注非

於香酒可讒而得也雖正直之君其所漸染如香之於酒則讒

正君之性或為美或為惡皆在其所漸染也郝懿行曰正君

者好是正直之君讒言甘而易入如飲醇醪令人自醉故以漸

譬況之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

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

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和之璧楚人卞和所得之璧也井里

井里之困也虛文弔曰案厥同厥說文厥門柵也晏子春秋作

荀子以厥為厥晏子以困為柵皆謂門限意林不解乃改為璞

矣郝懿行曰晏子春秋雜上篇作井里之困據盧說則厥與困一物皆謂得后如門限木耳王念孫曰盧本段說見鍾山札記文選劉琨答盧諶詩序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注引此和下有氏字疑舒附為天子寶作為天下寶和氏璧天下所共傳贛於義為長下文亦云子贛季路為天下列士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得多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未曾學問不敢立為論議所謂有所益不必道聽塗說也此語出曾子。王念孫曰立字義不可通立亦當為言斯攷未問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皆謂君子之不易矧其言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此篇之文多與曾子同也隸書言字或作音若音若音則善之因脫其半而為立臻臻素言與之謂作斯楊曲為之說非

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無親不親師也方法也此少不諷

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未為成人也。王念孫曰少不諷當從六戴記作少不諷誦諷誦與論議對文少一誦字則文不足意矣楊云諷謂就學諷詩書則所見本已脫誦字

君子

壹教弟子壹學亟成

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

而居之誣也

益而厚受之竊也誣君竊位學

必如學仕如仕
必如仕

郝懿行曰如肖似也此言負所學注云如往非也

賜倦於學矣

息事君息休 孔子曰詩云

事君難事君

可息哉詩商頌然則賜願

孝子不匱永

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

之時故天長

善也言去然則賜願息於

于寡妻至于

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

王先立禮法

其妻以至於兄弟然後治

願息於朋友

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

可急哉相攝

者以威儀也。勿貝則原怠。

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
難耕焉可息哉詩幽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綯也然則賜無

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墳皋如也嶼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

墳丘壠皋常為宰宰冢也宰如高貌嶼與墳同謂土墳塞也鬲

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墳如張湛注云見其墳壤鬲異則知

宰訓冢也冢大也如大山也嶼讀為嶼山頂也鬲如形如實五

穀之器也山有似嶼者矣列子嶼如作墳如如大防也郝懿行

曰舉猶高也言皋綯在上也嶼即嶼字嶼俗作嶼因又作嶼耳

鬲鼎屬也圓而弁上此皆言上墳之形狀故以如字寫貌之皋

如蓋若覆夏屋者嶼如蓋若防者露標嶼也列子天瑞篇作墳

注並非劉台拱曰今列子作冢如也幸却也冢即皋豈楊氏所

見本異邪畢如宰如二句疊出則不得破冢為宰矣子貢曰大

王念孫曰家語困誓篇亦作冢如也王肅曰畢高貌子貢曰大

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亦猶檣弓記言君子曰終小人曰

死之意子貢始言願得休息孔子四言焉可息哉必死而後

已於是子貢悚然警悟始知大塊勞我以生逸我以死作而歎

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言人不可苟生亦不可徒死也

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

欲而不愆其止好色謂關雎樂得淑女也盈其欲謂好仇寤寐

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過禮也故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

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寤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是關雎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其誠也此於金石言

不變也其聲可內於宗廟謂以其樂章播入音奏於宗廟鄉飲

酒禮合樂周南關雎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

以風化天下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小雅不以於汙上自

引而居下以用也汙上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

疾今之政以思往

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謂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言有文

謂不鄙陋聲有哀謂哀以思也

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傳貴師而重傳則法度存文云賤師而

輕傳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

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傳賤師

而輕傳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

而輕傳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古者匹夫五十而

意

士禮四十而士五十而後爵此云五十而士恐誤或曰為卿士
俞樾曰二說皆非也下文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注曰先於
臣下一年也然則四十而士猶二十而冠皆是論其常五十而
士猶十九而冠皆是言其異也禮所謂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
夫者蓋指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言此明言匹夫則殆謂卿之
俊士選士矣禮記王制篇正義曰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為選
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
業既成即為造士以是言之古人於世族子弟及民間秀士自
有區別故其始仕有十年之差也荀子不直曰古者五十而士
必加匹夫二字明與下文天子諸侯子相對知十九而冠為天
子諸侯子之制則知五十而士為匹夫之制不必疑其與禮經
不合矣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十九而冠
一年也雖人君之子猶年長而冠冠而後聽其政治以明教至
於常人由其生質本異其教又至故能爾也傳謂國君十五生
子冠而生子禮也於時魯侯年才十二則太早矣荀子所言常
法是古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得其人謂得賢師也其人也而
不教不祥祥善王念孫曰其人也而不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
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上非其人也下非其人也字下非其人不無也
字是其證先謙案人有好善之誠我不以善告之是不祥也
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所好非君子之質又非其人而教之齋
盜糧借賊兵也若使不善人教非君子是猶資借盜賊之兵糧
盧文弨曰此條言所好者君子是為得其人非君子而好之則
所好非其人也人可與言而不教是為不祥不祥不可與言而
則又資盜糧借賊兵也楊注不為不祥孫曰此言能好君子則
為可教之人不可教而不教之是為不祥若所好非君子則為不
可教之人不可教而教之則是不自嫌其行者言濫過也謙足
齋盜糧借賊兵也虛說亦未了不自嫌其行者言濫過也謙足
行不足也所以不足其行者由於言辭汎濫過度也郝懿行
曰嫌不足也言人不知自歉其行者其言易於濫過而難副楊
注失之嫌與歉古字通荀書多以嫌為歉楊氏不了此古之賢
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
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豎褐僅豎之褐亦短褐也言賢人雖
副之副之副之副之副之副之副之副之副之副之副之副之副之
事乎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

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

見疑非一日之間也柳下惠魯賢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禽居

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敝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

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渾迹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間言聞之

久矣。盧文弼曰案柳下惠一條不當蒙上文與後門同衣而

不見疑蓋即毛詩巷伯篇故訓傳所云姬不逮門之女而國人

不稱其亂也非一日之間言素行為人所信王念孫曰案鍾山

札記又引呂氏春秋長利篇云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

高誘注後門曰夕門已閉也韓

非子外儲說左下云暮而後門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蚤與爪

亂世驕君縱得小利終喪其身。盧文弼曰蚤者又字之假借

又甲同義爪訓覆手不與蚤同此亦當別為一條都懿行曰此

章言子夏貧無衣而不仕者以時君大夫皆驕慢故衣雖縣鶉

而自甘又引柳下惠與後門同衣意可見矣又言得利如又甲

而喪其手掌言仕之利小而害大

也楊注甚明盧氏欲分段似失之

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

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

謝本從盧校作匹夫者王念孫曰匹

呂錢本匹夫下皆無者字先

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

朋友者所以相有也

友與有同義相

聲義同古亦通用如去有朋自遠方來有即友矣

道不同何以

相有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

此之簪也以友觀人焉所疑

察其友則可以知取友善人不可

不慎是德之基也

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本言所以

荀子卷十九

七

荀子卷十九

七

之道也

盧文弨曰捐宋本作損今從元刻

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

者也

反復也出去也凡乘執而來乘執而去者皆是物之還反也言善惡皆所自取也○王念孫曰下乘字疑涉上乘字

而衍凡物有乘而來者乘因也○王念孫曰下乘字疑涉上乘字必有所因而來反乎我者即出乎我者也故曰其出者是其反者也今本宋下又有乘字

則義反晦矣楊說失之

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

也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絕之

流言謂流轉之言不定者也○王念孫曰元刻

纖纖微細故君子早絕其萌此語亦出曾子○盧文弨曰元刻

作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與大戴曾子立事篇同王念孫曰宋

龔本同元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區蓋物處蓋所以覆物

刻汪從之在器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器名區者與區同蓋漢書儒

林傳唐生楮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上蓋不言上

與區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此二句已見上疑立皆當為言形

近之謂楊注說立非也區蓋者古讀區若上注引漢儒林傳疑

者上蓋不言此說非也論語記孔子言蓋皆疑而未定之詞如

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皆疑詞故謂疑者曰上蓋以音同借

為區蓋耳楊注非是漢書注蘇林曰上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

清曰齊俗以不知為上二說皆得其意但語未明晰耳顏師古

注以蓋為發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誠忠誠

語之辭亦非以虛安事智者○盧文弨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以道不說也

日事智者元刻作了知也說並語曰流丸止於甌與流言止於知者

音悅楚宋之間謂甌為甌甌與甌謂地之坳坎如甌與者也或曰甌與

窺下之地史記曰甌窺滿溝汚邪滿車裴駰云甌窺傾側之地

汚邪下地也邪與與聲相近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

蓋同也變力候反汚烏瓜反謂偏見自成一家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

之言若宋墨者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參驗之至則流言息死猶盡也鄭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與之泔與與皆

未詳其說○盧文弨曰案非烹和也曾子以魚多欲藏之耳泔

米汁也泔之謂以米汁浸漬之門人以易致腐爛食之不宜於

人或致有腹疾之患故以為傷人說文與宛也宛與與宛皆與鬱音義同今人藏魚之法醉魚則用酒醃魚則用鹽置之

甄中以鬱之可以經久且味美奧如鬱韭鬱麴之鬱麴鮓鮓
 醢醢見皆謂治之藏於幽隱之處今魚經鹽酒者於老者病者
 極相宜正與傷人相反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
 盧謂以米汁浸漬之非也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
 泊謂增其沃汁襄二十八年左傳去其肉而以其泊饋正義曰
 添水以爲肉汁遂名肉汁爲泊然則添水以爲魚汁亦得謂之
 泊泊之謂添水以漬之也呂氏春秋應言篇多泊之則淡而不
 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高注曰肉汁爲泊彼言多泊之少泊
 之卽此所謂泊之矣以泊漬魚則恐致腐爛而不宜於食故曰
 泊之傷人也隸書甘字或作目與自字極相似故泊誤爲泔耳
 釋名曰臠奧也藏物於奧內稍出用之也彼所謂臠卽此所謂
 奧之矣然盧謂奧與宛鬱同音則非也奧與宛鬱同義而不同
 音故諸書中鬱字有通作宛者而宛鬱二字無通作奧者以宛
 鬱釋奧則可讀奧
 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爲宛鬱則不可
 自傷不知以食餘之傷人故泣涕深自引過謝門人曰吾豈有
 異心故欲傷人哉乃所不知也言此者以譏時人飾非自是恥
 言不知與曾子異也○先謙案曾子養親至孝當時或進此魚
 而未知其傷人親沒後始聞此語故觸念自傷楊注未得其義
 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
 遇當也言己才藝有所短宜自
 審其分不可彊欲當人所長而

故塞而避所短移而從所仕疏知而不法察辨而操辟勇

果而亡禮君子之所憎惡也。也言掩其不善務其所能也疏通

任能也然則移而從所任者應萬變故多
移而從所能也於義較捷矣類謂皆當其
多言而類聖人也

類而無乖越
此聖人也
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無法而流喆然雖辯小人

也詰當爲涵非十二子篇有此語此當同或曰當爲楷也。先謙案而當訓爲如通用字國法禁拾遺

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串習也有夫分義則容天下而治。謙案

也。客受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

有所其子也作雖王念孫曰唯卽雖字說見經義述聞桓十四

梁傳言味者子易牙言音者子師曠言治者子三王公宰夫知

公樂師知音者
三王卽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

自作何以異於變易身之和更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法天下不

待亡國不待死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亡速之甚也更工衡反。

治皆作法是也此承上三王既已定法度而言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收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

不食者浮蟬也浮蟬渠略朝生夕死蟲也言此者以喻人既飲

輩也。郝懿行曰二句義似未足文無所蒙容有缺虞舜孝

已孝而親不愛比于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

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辟讀為避聖賢者則崇其善揚其美

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惟惟而亡者誅也惟讀為唯以癸

常聽從人而不免亡者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兪濁者口也已

於榮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

必用己脩德在己誥誓不及五帝誥誓以言辭相誠約也禮

記曰約信曰誓又曰殷人

作誓而盟詛不及三王盟詛不及三王盟詛殺牲歃

民始畔盟詛不及三王盟詛殺牲歃交質子不及五伯

此言後世德義不足雖要約轉深猶不

能固也伯讀曰霸穀梁傳亦有此語

荀子卷第十九

荀子卷第二十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王先謙集解

宥坐篇第二十八

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故總推之於末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

春秋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傳曰此皆毀廟也其言

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

祖廟欹器傾欹易覆之器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

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

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為戒也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文

子曰三王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危注云欹器也○盧文弨曰今說苑作右坐見敬慎篇

孔子曰吾聞宥坐

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

挹水而注之

挹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

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